



匆匆半生路

——拉丁美洲最新短篇小说集

〔哥伦比亚〕路易斯·费尔南多·阿法纳多尔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匆匆半生路

——拉丁美洲最新短篇小说集

〔哥伦比亚〕路易斯·费尔南多·阿法纳多尔 编

藏书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匆匆半生路 / (哥伦比亚) 阿法纳多尔编; 大连外国语大学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5

(拉丁美洲最新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5117-2650-6

I. ①匆… II. ①阿… ②大… ③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哥伦比亚—现代 IV. ① 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701 号

匆匆半生路——拉丁美洲最新短篇小说集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孙承唐 李 珂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26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目录

Contents

关于这本选集 001

〔哥伦比亚〕路易斯·费尔南多·阿法纳多尔

怀念 004

〔秘鲁〕丹尼尔·阿拉尔孔

英译西：〔秘鲁〕豪尔赫·科尔内霍

杨红 译

吉姆·塞森斯 023

〔巴西〕加布里埃拉·阿莱曼

高羽 译

能力测验 033

〔智利〕阿尔韦托·富格特

谭博 译

椿树 066

〔哥伦比亚〕托马斯·冈萨雷斯

黎妮 译

波兰拳击手 075

〔危地马拉〕爱德华多·哈尔丰

崔倩 译

匆匆半生路 087

〔阿根廷〕佩德罗·迈拉尔

姜萌 译

盆景 094

〔墨西哥〕瓜达卢佩·内特尔

高洋洋 译

飓风	109
〔古巴〕埃纳·露西亚·波特拉	
林杉杉 译	
林中景象	124
〔哥伦比亚〕胡里奥·帕雷德斯	
魏媛媛 译	
多切拉	142
〔玻利维亚〕埃德蒙多·帕斯·索尔丹	
献给皮耶罗·赫兹	
张达 译	
打狗记	157
〔阿根廷〕萨曼塔·施维伯林	
邹洋 译	
马利亚奇歌手	162
〔墨西哥〕胡安·比略罗	
杨晓 译	
关于短篇小说写作技巧的论述	177
里卡多·皮格里亚	
涂远洲 译	
献给作家们的启示	182
安东·契诃夫	
涂远洲 译	
短篇小说大家谈	185
涂远洲 译	
作家年表（小说集写作背景资料）	190
牟馨玉 译	

关于这本选集

〔哥伦比亚〕路易斯·费尔南多·阿法纳多尔

拉丁美洲文学，如果缺少了短篇小说，其价值将大打折扣。试想如果缺少了罗伯特·阿尔特、菲利浦·埃南德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道夫·毕奥伊·卡萨雷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胡利奥·拉蒙·里韦罗、胡安·鲁尔福、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塞尔希奥·皮托尔、比希尼奥·皮涅拉、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等人的短篇小说，拉丁美洲文学的风貌将会变得多么贫瘠。正如一些著名的评论家和学者所说，“拉丁美洲小说爆炸”的成功，若没有博尔赫斯的短篇，没有他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究以及对现实不同层面的反映，是不会震惊整个世界文学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一篇著名文章里这样评价：短篇小说家博尔赫斯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奠基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短篇小说已经是一类重要的体裁。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雄心勃勃的作家是以一部短篇小说集作为处女作开始文学创作的，当时也是出版短篇故事集的高峰时期，“我从写短篇小说开始”是那个时代作家总说的一句话。但以后，出版社

借口公众对短篇小说的不感兴趣，对其有些忽略，而将目光转向人们喜欢的长篇小说。这很容易证实，不需要借助数据在此说明。实际上，人们不敢完全放弃短篇小说，或许感到愧疚或是出于好奇，或者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我们发现短篇小说的书籍继续在出版，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们继续在写它：近年，拉丁美洲的作家们没有放弃短篇小说创作，这也无需列出代表性的实例。虽然令一些人感到很惶恐，但我认为这符合市场需求，它确实继续创造效益。但短篇小说家们不理睬市场的压力，只专注于形式问题。他们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只为丰富这类体裁。

是的，丰富它，而又不让它贬值。当我看到这本选集里的全部短篇小说时，我很惊喜地发现，这些作品继承了前人的伟大遗风：爱伦·坡，莫泊桑，契诃夫。短篇小说也在发生着改变。每位短篇小说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可磨灭的特征。当然，我们指的是在艺术方面，但又有一种相似的气息，一些共同的特点：对现实的剖析以及故事结束后留给读者的想象。新颖之处在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反映时代的精神。丹尼尔·阿拉尔孔，一位用英语写作的秘鲁作家，提醒我们说，现在拉丁美洲的边界已经扩大。他的短篇小说《怀念》，讲述的是一位在纽约生活的秘鲁人的思乡情结。纽约也是哥伦比亚作家托马斯·冈萨雷斯《椿树》的故事发生地，它讲述了一段细腻的爱情和背叛贩毒团伙的故事。离这个城市向南一点，在新奥尔良，厄瓜多尔女作家加布里埃拉·阿莱曼揭示了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始料未及的社会和人们的悲惨经历。这场飓风与古巴作家埃纳·露西亚·波特拉的短篇小说《飓风》类似，然而她希望有能力去改变古巴的陈旧体制。胡安·比略罗，用它的《马里亚奇歌手》展示了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墨西哥人如

何讽刺他的身份和陈词滥调。斗转星移，而暴力仍旧存在。危地马拉作家爱德华多·哈尔丰，用非常个性化的方式，讲述了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美洲土地上生活的故事。阿根廷女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作家，在《打狗记》里再现了一个准军人的入学仪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智利作家阿尔韦托·富格特的《能力测验》，讲述了在大学预料考试前，几个问题青年在巨大的压力下发生的故事。他的短篇小说试图接近一种电影语言，带有实验色彩，如同阿根廷作家佩德罗·迈拉尔的《匆匆半生路》，现实的时间被尽可能地压缩。

但也有想象天地，以便讲述情侣间的复杂关系和爱情，比如墨西哥女作家瓜达卢佩·内特尔的《盆景》，以及哥伦比亚作家胡里奥·帕雷德斯的《林中景象》。当然，也有在细腻的情节下安排的放荡不羁着魔似的爱情，比如埃德蒙多·帕斯·索尔丹的《多切拉》。

拉丁美洲最新短篇小说集，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一直存在的文学体裁的生命力。一直吸引着最优秀的男女作家们。它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只要短篇小说不断地发表，人们就会继续阅读它。

怀念

〔秘鲁〕丹尼尔·阿拉尔孔

英译西：〔秘鲁〕豪尔赫·科尔内霍

杨红 译

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瓦里无精打采地走在曼哈顿中城区，寻找航空公司的办公室。他已经决定忘记那一切了。这是9月初的一天，夏日的余韵使这座城市充满温暖、热情又富有吸引力。瓦里徘徊于人潮涌动的人行道上，对周围的高楼大厦感到惊奇，他觉得，至少对他而言，这座城市确实算得上是世界之都了。在火车站已经见过跳街舞的和吹奏竹笛的乐师们，还见到了一个中国男人跟另一个人用奇怪的电子口风琴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时代广场上一个多米尼加人抱着真人大小的玩偶跳着加勒比狂热的美伦格舞。人们围着他们疯转，笑着，随便地向舞者投掷钱币。当谁的手色眯眯地划过玩偶臀部的曲线时，大家又哄然取笑起来。瓦里没能在这一天去成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没向柜台里不知是谁的女士微笑，也没勉强去缴付100美元的改签费用。而是漫无目的地游逛，花时间冥想此处的异国情调、思考这座城市，它的气味和闪闪发光的外表，直到在一群一座摩天大楼脚下的人行道

上挖坑的工人面前停了下来，瓦里坐下来吃午餐，观察他们巧妙地用挖掘机刺穿混凝土地面。瓦里早上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三明治，现在拿出来随便吃掉。人群一波一波地走过，在街角聚集，信号灯一变，就成群地穿过大街。几个人把一颗幼树苗从一辆卡车上搬下来，栽到刚刚挖好的坑里，然后填上土。“坑里都栽上树。”瓦里开心地想道。但是那些人的工作还没结束，他们就点燃香烟，大声地交谈起来。一会儿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推来了满满一小车切成小方块的绿草皮，大家一块一块地把绿茵茵的草皮填充到树的周围。这事儿做起来并不难。在瓦里吃饭的功夫里，他们已经挖好了一个坑，栽上了树，并用绿油油的草皮把周围装点起来。在地上挖出一道沟，又把它覆盖上、复原并美化。这对整个城市而言并不算什么，生活在夏末明亮的天空下仍然如常地继续着。

瓦里又走了几步，在一伙给游人画肖像的日本艺术家面前停下来。那些人用精雕细琢的名人肖像给自己做宣传，但瓦里只认得其中的几个人。他认出了比尔·克林顿和伍迪·艾伦。剩下的对瓦里而言只是一群漂亮而陌生的脸蛋，仅让他想起了数百名男女演员。这种活儿他干起来轻而易举。艺术家的手灵巧地在羊皮纸上移动着，以快速的笔触在这儿涂涂那儿抹抹。人们停下来看他们作画，但肖像画家们好像完全超然于人群之外、对围观没有感知，只是时不时地看两眼顾客，以防画错。肖像一完成，客人总是会笑起来，好像对在纸上看到他们自己的形象感到很惊喜。瓦里也笑了，就像到目前为止他在这座城市看到的一切一样，虽然还不能解释那是为什么，但他觉得很具民间性，是很特别、值得记住的事儿。瓦里应邀参加一个在纽约的艺术展。事情的起因很突然，是在酒吧跟一个叫埃里克、来自美国的进修人类学

博士、生性善良的红发游客聊天时偶然发生的。埃里克说一口还不错的西班牙语，是瓦里一个大学朋友的朋友。两个人谈到了厄瓜多尔的国宝级艺术家瓜亚萨明、印第安肖像学、立体主义和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纺织传统，还共饮了几瓶一升装的啤酒、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他们用夹杂着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词儿，再加上画在餐巾纸上的图案，喝着喝着沟通就流畅了起来。最后埃里克决定拜访瓦里的工作室，回纽约的时候还带了两幅他的画作，又通过他们学术部办了一场展览。不久后，瓦里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和一份铜版纸邀请函。对是否接受这个邀请瓦里反复思量了几周，然后接受了，往返的机票花费了他大半的存款。那时只卖这个舱位的机票。一到纽约安顿下来，瓦里就把返程的机票藏到箱子底儿，仿佛它是放射性材料做的。他实在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第一个晚上，当住处一切归于安宁，瓦里把机票从箱子里拿了出来，仔细地验看。那是不同于一般纸密度的一张纸。瓦里梦到它在黑夜里闪闪发光。

瓦里到达时见到了主人的爱人莉亚，她正在做意大利面。夜幕还未降临，埃里克还没有到家。瓦里本想给莉亚一五一十地讲讲他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感到那么震撼，但是却因为缺乏词儿表达不出来。莉亚不说西班牙语，为表歉意，她一直在微笑，并不断地给瓦里拿这拿那，一杯茶，烤土司……瓦里一一接受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对他的英语水平感到羞愧。当水开了的时候，莉亚去了客厅。

“今天怎么样？”莉亚问瓦里，“你今天过得好吗？”

瓦里点头。

“那太好了。”她说，一边把电视的远程遥控器递给瓦里，自己又回到了小厨房里。瓦里不想显得没有教养，于是就坐到了沙发上，

开始一个个换着电视频道。他能听到莉亚小声地哼着一首歌。莉亚穿着卡到胯的牛仔裤。瓦里努力使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体育比赛节目、新闻、脱口秀……瓦里试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听得头直疼，然后他选了个棒球比赛，把音量调低。比赛很没劲，简直看不下去，瓦里没过多一会儿就睡着了。

当瓦里醒来的时候，面前已摆好一盘食物。埃里克已经回家了。“晚上好！”埃里克大声、夸张地向瓦里问候。“比赛不错吧？”他指着电视问道。这时，电视上两个运动员正站在投手丘上说着什么，说话时还用手套遮着脸。“是的。”瓦里说着扣掉了眼屎。埃里克笑道：“纽约洋基今年又会是冠军，他们穿白色队服。”“非常抱歉。”这是瓦里能够评论的所有内容。

两人用西班牙语谈论了一会儿关于两天后开幕的展览细节。瓦里的画被棕色的纸包着杵在了墙边，做了“易碎”的标记，它们第二天就会挂起来了。“这段时间你在这儿有工作的计划吗？”埃里克问。“我是说画画。我们学术部的人跟我说可以借你一个工作室画几星期。”

这事儿可跟埋藏在箱子底儿的那张似乎有辐射的机票大有关系。瓦里觉得手很痒，但他没带画笔、油彩，也没有铅笔，什么都没有，也没钱买齐这些材料。事实上，他想他得过好多年之后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不能画画他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呀？

“不了，谢谢。”瓦里握紧拳头，用英语回答道。

“你在休假吗，哎？挺好呀，伙计，好好享受这座城市吧。”

瓦里问了埃里克电话卡的事儿，他告诉瓦里说很便宜，到处都有，在任何一个小食品店，小商店，药房或者报摊上都可以买到。“我们保持联系啊。”埃里克说着笑了起来。“它们跟彩票在一块儿卖。你

还没往家里打电话吗？”

瓦里摇了摇头。想必此时家人们在思念他了吧？

“你应该打个电话的。”埃里克说道，并在扶手椅上坐好。莉亚已经回卧室去了。

主人对着光亮闪烁的电视机只顾在那自言自语，瓦里在一边儿吃饭。

美国大使馆屹立于利马一个舒适街区的荒山前面，是一座巨大的镶嵌着瓷砖的碉堡，宛如一个精美雅致的卫生间。院墙的大门离主楼实在是太远了，站在大门那儿朝主楼扔石头，费好大的劲儿也不一定能击中一楼。每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秘鲁人就会在外面排起大长队，甚至会长到拐过一个街口，巴望得到迈阿密、洛杉矶、新泽西州或其他任何一个目的地的签证。

自去年9月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使馆让队排得更远了，要在蓝色路障之后，甚至要排到宽阔的人行道边缘。之后，今年3月，一辆炸弹汽车为“欢迎”美国总统来访爆炸。死了十个秘鲁人，其中有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非常不幸地在那个糟糕的时刻滑着滑板从使馆附近经过。炸弹的碎片刺穿了他的头骨。爆炸发生后大道立即封闭，只允许官方车辆通行。现在，除了星期天，即使不如从前，每天早晨排队的人依然那么多。

出行前，瓦里出示了邀请函、签证费收据和别的所有文件：产权证、财务状况、大学学历证书、他在画廊所举办的展览和展示列表、出生证，与他轻率的婚姻以及仿若解脱般的离婚的相关文件。所有纸质的，每一份与他27年生存有关的证明。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印有埃里克所在

大学的公文信笺邀请函了。埃里克跟瓦里说过这不是一所随便的什么学校。瓦里意识到邀请函应提及邀请机构的名字以示尊重，这样大家都会认可他的信誉。埃里克向瓦里保证这样使馆会向他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使馆的女士对瓦里说：“我们已经不签发 90 天签证了。”

瓦里透过塑料窗把邀请函和上面烫金的字迹和华美的水印指给她看，但是女士并不理睬。“两周后再来吧。”她对瓦里说。

瓦里只能按她说的做了。于是在他的护照上，他得到了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

在迈阿密机场，瓦里再次出示了他的证件、护照，又从信封里单独取出烫金字体的邀请函给他们看。让他惊讶的是，工作人员立即就把他拉到一个约谈室，看都不看他别的证件。瓦里在空荡荡的约谈室等着，想起了他的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的话：“你记着剃胡子啊，不然人家会当你是阿拉伯人的。”他这个朋友曾在谈及他遇到的这类事时气得把杯子摔在酒吧的水泥地上，在场的人都鼓掌叫好。此刻瓦里能感觉到他脸上的毛孔里冒出了汗珠。他心想自己的面相是多糟糕啊，看上去是那么疲惫和邋遢，像个危险分子。他还能感受到肺部来自机舱的循环呼吸的污浊空气，也感到自己的皮肤在荧光灯下变得暗淡了。

一位穿制服的移民局公务人员走进来，开始用英语问他问题。瓦里尽可能好好地回答他。“你应该是艺术家吧，对吗？”官员边看他的证件边问道。

瓦里虚握住一只画笔在空中画着圈圈。

移民局官员对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停下来，接着检查了那些证件，直到他的视线落在了瓦里的银行账户余额上，眉头一皱。

“你要去纽约？”他问瓦里道，“还一个月？”

“在利马签证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月的。”瓦里谨慎地回答道。

官员摇了摇头。“你这儿钱不够在那儿逗留那么久的。”他看了眼邀请函，然后点点出现在瓦里银行账户最后的那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官员把它指给瓦里看，瓦里的笑容很僵硬很勉强。“你只能在纽约待两周，再多就别想了。”官员跟他说。“我对你已经够大方了，一到纽约你就赶紧去改签机票，知道吗？”

他在瓦里酒红色的护照上盖了章，又贴了一个新签证，然后让他走了。在行李提取区，瓦里在一个空了的旋转木马旁找到了他的画。他走向海关，在那儿他还得再回答一些问题才被允许入境。瓦里耐心地接受行李检查，看他们翻弄他的衣服。他们彻底检查了瓦里的画儿，这回，有烫金抬头的邀请函终于起作用了。

瓦里终于从海关出来了，头都晕了。他突然觉得机场忙乱的喧嚣声让他昏昏欲睡，一阵浓浓的睡意袭来。他想，90天才是人性化的时间，充足的时间才好做决定，才好发现他的不足之处，才能找份工作，应对一些可能发生的事儿，才能想象一下永恒性的告别方式。不是因为好像瓦里没有可以失去的，他有父母、一个兄弟、好朋友、一份刚从利马开始的事业和一个前妻。如果瓦里抛弃那一切会怎么样呢？甚至整整一个月用来思索整件事——在一个新的城市徘徊，发现一门外语的特性——才足够用来做这些。但是，两周？瓦里觉得这也太不近人情了。他掰着手指头数着天数：把画取下来24小时后他就算非法居留了！瓦里想解决办法肯定是有的，但这么快也想不到啊，如果有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没有办法，已经给他明确了14天的时间。瓦里晕晕乎乎地就好像被迎头闷了一拳似的横穿了迈阿密机场。他拖着

两条腿，在门差点关闭的时候到了要转机去纽约的登机口。瓦里再次在登机桥上被拦住了，一个戴着胶皮手套的女人检查了他的鞋子，瓦里朝她没精打采地一笑，她却连点儿回应都没有。在飞机上，瓦里把脸倚在椭圆形的飞机小窗上就睡着了，反正也没什么好看的。阴着天的佛罗里达南部，看不见地平线，也看不见明信片上那样的万里晴空，除了飞机一侧灰蒙蒙的机翼和从它边缘冒出的像破碎的烟圈儿一样的烟尾，什么都看不到。

莉亚说着抱歉，把瓦里叫醒了。“我得工作了。”她轻声说道。“反正你是不能再睡了。”莉亚冲瓦里笑道。她把头发扎成一个马尾，闻起来很干净。莉亚是制作珠宝首饰的，埃里克睡觉的卧室，其实就是客厅，也是她的工作室。

“没关系的。”瓦里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努力隐藏起自己晨勃的反应。

莉亚看着他笨拙地摆弄着床单，笑了出来。“相信我，我已经看过多次了。”她跟瓦里说。“我每天早上都是在埃里克身边醒来。”

瓦里觉得自己脸红了。“真幸运。”他用蹩脚的英语回答道。

莉亚笑了。

“他在哪？埃里克呢？”瓦里问，对自己的发音感到很难为情。

“在学校上课呢。教一些中学生，都是年轻人。”莉亚回答道，还把“年轻人”用手势比划着“小的”。

瓦里想象着埃里克那张苍白的大脸，还有他的一头红发，教着面前一群微缩了的人，小小的人仰脸看着他，充满对知识的渴望。瓦里很高兴莉亚开始试图跟他沟通了。瓦里说的不多，但能听懂很多。可是，怎么把这个情况解释给莉亚知道呢？

他观察了莉亚一会儿，看她打磨一块银条，再把它弯成环。瓦里喜欢看莉亚精细的工作，而她好像也并不介意有人看。莉亚锉平了一个部件，用砂纸磨，又给它抛光，然后用一个比她细嫩的手粗糙很多的工具把它弄弯。她很有技巧地把握着锤子，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示。“我快好了，”最后她说道，“待会儿我希望你跟我去，我认识一个秘鲁人，你可以跟他聊聊”。

瓦里洗了个澡，吃了一碗冷麦片，然后两个人就朝市中心出发了。莉亚认识的那个秘鲁人叫弗雷迪。莉亚不知道他到底来自秘鲁何地，虽然记得他是提过的。弗雷迪在运河街一个露天市场工作。多年前莉亚用她灿烂的笑容博得了弗雷迪的好感，于是他让莉亚在他那寄卖她的珠宝首饰。莉亚每两周给他带去些新产品，然后看弗雷迪做的已售的和余货清单，再听他分析分析原因。莉亚告诉瓦里，弗雷迪现在住在新泽西，跟一个中国姑娘结了婚。“他们之间用蹩脚的英语沟通，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瓦里点头。

“这就得说是爱的力量了，你说是不是？”莉亚问。“他们之间得完全相互信任，通过英语所了解的那点儿东西跟各自使用自己语言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比起来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

瓦里陷入了沉思。火车轰隆轰隆地向曼哈顿南部驶去。但是事情总是如此，他想说，谁也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不过他没有说出口，而是沉默了。

“我说什么你能听懂吗？”莉亚问他。“我再跟你说慢点儿好吗？”

“当然，”瓦里说，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无法再多说些什么了。